



半個世紀前，旅港海南鄉賢吳多泰創立旅港海南同鄉會。上周四，海南省政協副主席、統戰部部長王勇率領海南省政要潘健、張少珍、符祥、王小玉等親臨本港祝賀新一屆會董就職。當晚同鄉會假龍堡國際酒店大禮堂舉行慶祝國慶六十七周年、香港回歸十九周年暨海南同鄉會第二十三屆會董就職典禮。該會會長吳多泰、常務副會長李桂英等迎送嘉賓。中聯辦秘書長許東、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以及楊小輝、鄭戰良、陳旭斌等親臨道賀。滿堂喜慶，鄉情洋溢，十分熱鬧。

「知青聯」促兩地交流

王勇副部長高度讚賞海南鄉親在港愛國愛港愛鄉，成績輝煌。他親切地介紹鄉賢吳多泰、張泰超、韓陽光、雲海清等會長數十年的努力，令同鄉會由小變大，由弱變強，精神可嘉。王勇副部長介紹海南近況，在各方面取得輝煌的成就。在中央的支持下，海南已成為國際旅遊島，最近更圓航空夢。海南文昌「長征七號」運載火箭首飛成功，令人鼓舞。王勇所言有理有據，堪稱統戰高手。九龍工作部何靖部長代表秘書長許東在會上致詞，同樣高度評價旅港海南同鄉會已是香港愛國愛港的一面旗幟，影響力日增。王勇及何靖兩位首長異口同聲呼籲，旅港海南鄉親要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相信中央政府堅持「一國兩制」的國策，為國、鄉和香港的建設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。會長林青及永遠榮譽會長張泰超在會上先後致詞，介紹會務，為取得的成就而驕傲。他們呼籲九月香港立法會選舉，大家要珍惜手中的票，投給愛國愛港的優秀人士為立法會議員，共築香港一片光明。

計劃旅行的章程

每年到了夏天學生們放暑假的日子，自己也會把一年公司給的大假一次過用完，原因就是到外國探望望企人，能夠有機會一家人團聚，兩個多星期的時間也覺得不夠。但今年因為某些原因，暫時也不會有這個計劃與他們見面，但對於我這個認為忙碌工作後也需要休息的人來說，總會安排幾天的假期出外旅遊散心或是尋找新靈感。

所以跟在香港的弟弟與他的家人一起到日本過五天的假期，其實我覺得能夠一家人出外旅遊，就算只是去離島也已經很滿足。不過弟弟在幾個月前提議不如一起到日本旅遊，以我這個很喜歡日本的人來說，當然不作考慮，而且買下機票，所以也十分期期來說這四人行的旅程。

雖然去日本旅遊的次數已經十隻手指也是數不來，而且很多地方已經非常熟悉，就是沒有地圖或一些旅遊書也已經懂得怎樣到處遊。但我們一家人也有一個習慣，就是不想浪費時間，所以在出發之前也會跟好像旅行社的旅遊章程似的，計劃好每天去什麼地方，吃什麼東西，而這個責任通常都是我自告奮勇去計劃，所以前兩天使用了半天的時間好好寫出了一個行程。而且之前也詢問過一些比我更加熟悉日本的朋友意見，收集了眾人的意見之後才編寫這個行程，希望家人也享受及滿意的安排。

一位副廳級官員才華橫溢、英氣逼人，他本人也精於易術，一日占得一「巽」卦自測前程，一時難以參透其中的玄機，特地前來與我一起解讀。我以為：巽有進退無損之象，所以吉凶一時難判。但巽有柔順之象，非乾君、非震侯，亦無離明之象，又有官爻克世，顯然沒有高遷之兆；而他急切期待、剛烈的風骨又與巽卦的柔順精神水火不容，只能這樣告訴他：「以柔順的精神，先創造順利的環境，才可高升。」他雙眉緊蹙，尷尬地一笑：「這樣的結論，才於沒有結論。」若干年後，聽他辭職下海了，開始雲遊四海，做起了古玩生意。我這才想起了巽卦下了風、散、隱伏等涵義，早就暗示了他必將從官場拂袖而去，成為江湖一散人。



巽卦有風、恭順和命令等涵義，把這三者串通起來就能表達這樣的想法：下達命令要像風一樣無孔不入，執行命令要無條件地接受和服從；所以本卦專門探討下達和執行命令的基本原則。卦辭說：「巽，小亨，利有攸往，利見大人。」下達命令要風吹萬物一樣無孔不入且反覆吹送，不能高估了下級執行命令的覺悟和能力，更不能完成了對命令的宣佈就以萬事大吉，必須要讓命令的風暴掀起迅速的運動。發佈命令要遵循正義、適度和正確的原則，不能下達一些違背正義的惡劣命令，否則，部下就有充分的理由抗拒命令；不能讓命令的標超出部下的執行能力，否則，就是對部下的刁難與設陷，更不能把一些可能導致惡果的不成熟想法變成命令；命令是正當的強制，是英明的指揮，命令本身能產生出奇制勝的動力和激情。命令的程序是上級指揮下級，下級服從上級，部下只有在忠誠而又不折不扣地執行命令的指揮下，才能獲得光明前途。每一道命令就是一粒胸有成竹的擲地有聲的棋子，必將在現實的地面激起一片行動的煙塵，命令是推動偉大事業不斷前進的堅實的腳步。

巽卦

九二、巽在床下，用史巫紛若，吉，無咎。這是一個貌似溫順的男子，但他的全部溫順僅僅表現在一味對妻子俯首稱臣，他幾乎成了妻子的傳聲筒，成了妻子掌中的木偶人，更是妻子手下的一員英勇無畏的戰將。如果有入試圖動搖他改變這種現狀，只會招致他夫妻二人的共同圍攻。只有通過他所崇拜的那些神秘的高人反覆對他發出警告，才能讓他逐漸發現並拒絕執行妻子的錯誤而狹隘的命令。

九三、頻巽，吝。剛剛下達一道命令，決策者立刻想起那道命令還存在明顯不足，於是趕緊下達第二道命令，很快又發現第二道命令有些不妥，又迅速下達了第三道緊急命令。朝夕夕改的連番頻發的指揮大棒，把下屬逼得度東奔西突，進退失據，更把他奉命開闢的宏大工程剛改得一片狼藉、亂作一團；人們幾乎無法也不敢執行命令。命令是一種推動大量人力和財力一起行動的強制行為，沒有形成成熟的決策就不能輕易啟動命令的按鈕。

六四、悔亡，田獲三品。這是一種無怨無悔的堅貞的順從，雖然沒有訓練有素的諂笑，沒有讓人一聽就心花怒放的如簧巧舌，更沒有對上司的心思心領神會的特異功能；但卻能以慷慨激昂、力排萬難的氣慨執行命令；這種服從就是軍人的執行力。下屬人員只有像軍人那樣圓滿地執行上級下達的每一道命令，才能在前進的道路上捷報頻傳。

九五、貞吉，悔亡，無不利，無初有終，先庚三日，後庚三日，吉。只要重大決策方案符合公平、正義和正義的方向，決策者就把這三種方案分解為容易操作且無懈可擊的莊嚴命令。在命令下達之初，要讓廣大民眾理解、接受並進入執行命令的狀態。當民眾全面進入執行命令的進程之後，就要逐漸增大命令的壓力，這種壓力要像三伏天的烈日一樣，對每一個角落進行垂直照射，並保持著不斷升溫的態勢，不給任何抗拒行為留下一點存空間，直至人們把命令規定的任務全面完成為止。唯其如此，才能讓命令真正成為推動偉大事業滾滾向前的堅實的腳步。

上九、巽在床下，喪其資斧，貞凶。他那瘦長而柔弱的身材已經扛不住碩大的腦袋，經常俯倒在床前接受妻子的訓斥。這是一個被嚴重的自卑徹底壓垮了脊梁的人，他即使很生氣也不善於發火，幾乎連憤怒都像是模仿的。他簡直如同被爐火燒軟的鐵塊，善於就是為了承受鐵匠們的輪番錘打。柔順到了不辨是非的極處就是自矮於人。



年公司給的大假一次過用完，原因就是到外國探望望企人，能夠有機會一家人團聚，兩個多星期的時間也覺得不夠。但今年因為某些原因，暫時也不會有這個計劃與他們見面，但對於我這個認為忙碌工作後也需要休息的人來說，總會安排幾天的假期出外旅遊散心或是尋找新靈感。

筆者所在的一個縣級市書城為例，就有《黃岡兵法》、《黃岡新題庫》等七八個版本。抄襲概念，品牌重複，跟風日盛，的確是圖書出版業面臨的問題，它不單單造成大小出版社倉庫裡數以億計的滯銷圖書，更嚴重的是它正在一點點扼殺掉出版界的創新能力和出版良知。

如何審時度勢，準確地判斷市場；如何獨樹一幟，出版有分量，可以再版傳世真正受讀者喜歡的圖書；如何消化庫存，平抑書價，提高周轉率已成為整個出版行業健康發展的迫切需求。筆者認為，深入市場調查是根本。剛開始選題策劃一種圖書時，就要認真細致了解，這種圖書目前市場上有沒有，有多少個版本，有多大的市場需求，圖書的讀者群在哪裡，有多大，等等，把這些問題搞清了，然後才能確定出書，確定印量，以避免庫存積壓。其次，要推動圖書消費經濟形成。市場是出版行業發展的終極動力，要把出版行業的發展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，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，以優質價廉讀者真正需要的圖書來引導讀者消費，倡導全民多讀書、讀好書。再則，出版社對庫存圖書可採取向社區、鄉村等圖書室贈送的形式予以消化；對那些內容陳舊、選題不當、銷售不力、長期滯銷的圖書，要及時處理。先擴展各種銷售渠道，如特價書店、舊書專賣店、個體書店等，大折扣降價銷售，最後送進紙廠處理。有關部門要大對盜版圖書的打擊力度，促進圖書市場健康穩定、繁榮有序。這樣，既可保證圖書市場結構的合理性、科學性、實用性，又有利於出版社的物流管理，並做到有計劃地生產與銷售，實現出版行業良性發展。

庫存圖書何其多？

近年來，每到5、6月份，我都會收到郵遞員送來的「大型精品圖書展」的彩色廣告單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有幾百種圖書，類別有健康養生、少兒讀物、文化教育、科學技術、政經法律、生活休閒、企業管理、國學經典、藝術鑒賞等等，涉及學術和純文學的居多。像「世界文學名著」系列、「凡爾納全集」，還有「歷史研究」、「西方藝術史」、「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」等，讓人詫異的是曾暢銷一時的名人圖書，也冷落在庫存書行列。這些展銷的圖書，價格一般三至五折，最低的只有一折。儘管書展廣告送到千家萬戶，但去購書的人門可羅雀。起先，我還去淘幾本，但漸漸也沒興趣了。一是雖然打折，但由於原價標得高，故折扣價還是沒到心理價位；二是圖書種類雖多但都是舊面孔、大路貨，很難碰到一本自己心儀的，因而也就不願意掏腰包。

郵政局的工作人員說，這些圖書都是出版社歷年的積壓，每年都通過郵政網點打折銷售，但效果甚微。

其實，我國庫存圖書嚴重積壓已經不是什麼秘密。據國家新聞出版總局統計，1997年中國出版行業年底庫存積壓圖書為31.69億冊，總價值173億元；到2014年積壓圖書已增加到66.39億冊，金額突破1,000億元大關。2014年，全國圖書純銷售為777.99億元，庫存則為1,010億元，庫存遠遠跑贏銷售。2015年積壓圖書數據雖未出籠，但積壓持續增長是不爭的事實。17年時間，庫存圖書數量增長34.7億冊。按此速度增長，遲早有一天，全國生產的圖書將被庫存所淹沒。顯而易見，出版與市場的矛盾，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庫存上。庫存17年來的持續增長，意味著出版與市場之間的矛盾不斷趨於激化。誠然，在出版與市場之間，連接的是庫存，庫存本無可厚非，但是當庫存與市場不對稱的時候，就存在巨大的風險。當庫存真的只能是「庫存」的時候，並當這一「庫存」足夠大，就會壓垮一個出版社，當被壓垮的出版社足夠多的時候，就會壓垮整個行業。

按理說，從2008年開始，我國各大出版社都進行了改制，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，但是，圖書生產的市場化程度遠遠不足。這就造成了生產與市場的脫節時常發生，造成圖書的嚴重積壓。

細細分析，急功近利，跟風出版不說不是圖書嚴重積壓的罪魁禍首。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圖書市場，你就會發現跟風出版最厲害的要數少兒讀物和教輔用書，以《十萬個為什麼》為例，其跟風讀物最多時竟達500餘種。而大小出版社爭打教輔品牌就更讓人咋舌，當北京海澱教學質量讓人矚目時，眾出版社就齊打「海淀牌」教輔書；而湖北黃岡升學水平高時，爭相搶吃「教輔飯」的出版社又一改轉向，舉起了「黃岡牌」。僅以

海嘯而需要歐洲央行或IMF救助。那麼若要把這些國家踢出歐羅圈或甚至歐盟，用什麼混合字呢？以葡萄牙為例，已出現了「Deportugal」(deporture+Portugal)，印象中好像見過搞笑一點的「Portu-go」。鄰國西班牙未見適用的英語脫歐混合字，但西班牙語則可作「Espanadós」(Espana+adós)再見。

至於意大利，若非有工業強盛的北方支持經濟，處境也不會好得多少。右翼政黨 Lega Nord 多年來提倡脫離意大利「北獨」，如果真的發生，英語已戲作「Italeave」(Italy+leave)一字來形容；但若用「Italandio」(Italia+landio)的例子，稱之為「Italandio」(Italia+landio)再見。

除了經濟問題外，脫歐壓力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，是歐盟成員國由之前的十二個增加到目前二十個所帶來的移民問題(這便是英國人投票脫歐最重大的理由)。就算是一向主導歐盟的法國和德國，雖然經濟基礎較穩健，但也因為移民問題(再加上近年不絕湧至歐洲的難民潮)，國內脫歐呼聲漸增。英語指法國脫歐的混合字，已出現頗為不雅的「Fruckoff」，而德國則有較正經的「Gereat」；不過我認為後者跟希臘的 Great 只有一個字母之差，太容易混淆，提議用德語「Deutschlandersch-en」(Deutschland+auf+wiedersch-en)再見。

另指其他成員國脫歐的惡搞混合字，還有 Begepnum、Czechout、Finish、Latencia、Oustria、Slovak-out 等等，其中一些造字上雖有點牽強，但笑話的後勁卻很妙：最終只剩下 Romania (Romania+romania) 還有西班牙、葡萄牙及愛爾蘭等成員國都因為金融

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我在英國任職法律律師，所教的科目包括歐盟法。那時「馬斯威爾」(Marswell) 剛簽訂，把之前的歐洲共同體轉變成現在的歐洲聯盟，其中一個主要項目是成立共同貨幣「歐幣」。我雖原則上支持歐盟的政治宏願，但卻沒有忽略盲目推行貨幣聯盟所帶來的潛伏危機，所以還是同意英國保留英鎊的決定。當年如希臘股經濟較弱的成員國，根本不合乎歐盟條約所定參與貨幣聯盟的條件，但歐洲各國領袖功心切切，硬把它們納入歐羅圈，結果不到二十年，除希臘外還有西班牙、葡萄牙及愛爾蘭等成員國都因為金融

脫歐產生的混合字
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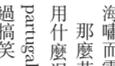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
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約錯地方等錯人
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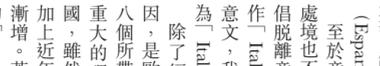


海嘯而需要歐洲央行或IMF救助。那麼若要把這些國家踢出歐羅圈或甚至歐盟，用什麼混合字呢？以葡萄牙為例，已出現了「Deportugal」(deporture+Portugal)，印象中好像見過搞笑一點的「Portu-go」。鄰國西班牙未見適用的英語脫歐混合字，但西班牙語則可作「Espanadós」(Espana+adós)再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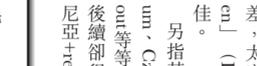
至於意大利，若非有工業強盛的北方支持經濟，處境也不會好得多少。右翼政黨 Lega Nord 多年來提倡脫離意大利「北獨」，如果真的發生，英語已戲作「Italeave」(Italy+leave)一字來形容；但若用「Italandio」(Italia+landio)的例子，稱之為「Italandio」(Italia+landio)再見。

除了經濟問題外，脫歐壓力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，是歐盟成員國由之前的十二個增加到目前二十個所帶來的移民問題(這便是英國人投票脫歐最重大的理由)。就算是一向主導歐盟的法國和德國，雖然經濟基礎較穩健，但也因為移民問題(再加上近年不絕湧至歐洲的難民潮)，國內脫歐呼聲漸增。英語指法國脫歐的混合字，已出現頗為不雅的「Fruckoff」，而德國則有較正經的「Gereat」；不過我認為後者跟希臘的 Great 只有一個字母之差，太容易混淆，提議用德語「Deutschlandersch-en」(Deutschland+auf+wiedersch-en)再見。

另指其他成員國脫歐的惡搞混合字，還有 Begepnum、Czechout、Finish、Latencia、Oustria、Slovak-out 等等，其中一些造字上雖有點牽強，但笑話的後勁卻很妙：最終只剩下 Romania (Romania+romania) 還有西班牙、葡萄牙及愛爾蘭等成員國都因為金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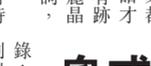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
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
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
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
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

現在人人有手機，絕少失聯，約錯地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則只有家中中和寫字樓有電話，約會時必須把時間地點講得一清二楚，因為一出街就馬上失聯。約錯地方，小則等到一肚氣，大則傷了感情，一拍兩散也說不定。比如多年前約了個朋友某天下午四點在麗晶酒店，我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(即現在洲際酒店)，他以為是佐敦麗晶餐廳，大家都白等了個多小時，後來各自回家，通上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。「案後」分析，這些誤會多有跡可尋，那次可能是因為之前不久，我們都在麗晶酒店和麗晶餐廳喝過茶，對「麗晶」這共通詞，二人腦海的參照不一，才會搞錯。